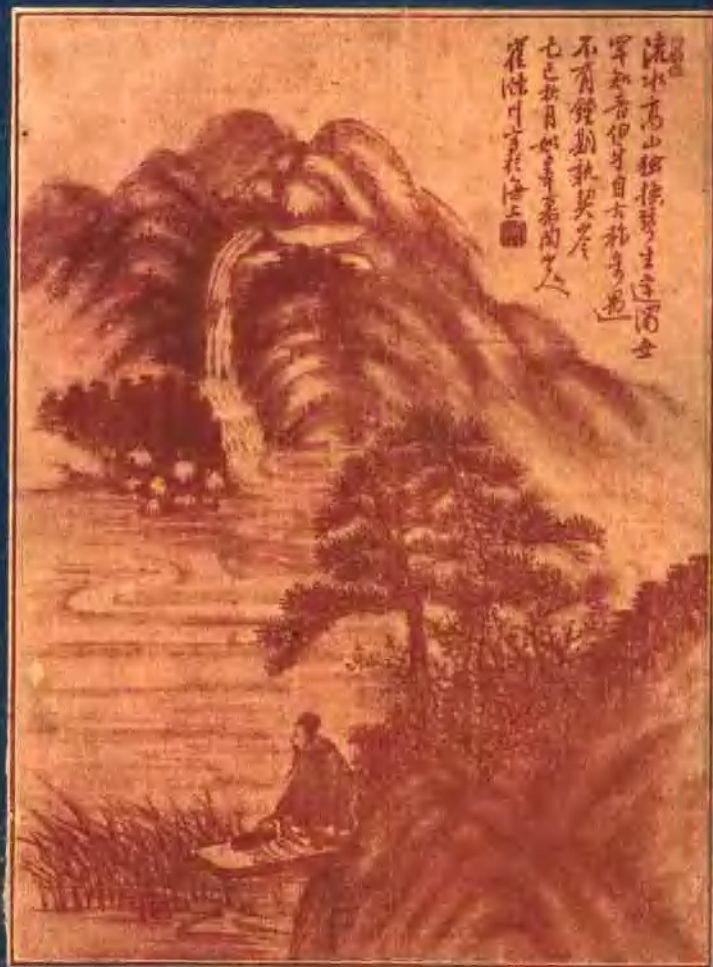


流水大錯

流水高山無據夢生逢酒
軍知吾伊自去移身
不有鐘期孰與名
七已於月如年嘉蘭
崔世川字於海上圖



黃序

嗟乎世界一漚。滄桑百劫。昨日之日。蓬我而去者。迄於今已成陳迹。而滔滔焉。汨汨焉。日復一日。又安知今日之所謂陳迹。不浸假而至於無可思。無可尋。蓬欲留其迹。而亦不可得。豈不大可惜哉。此徐子碧波流水集之所以刊歟。予與碧波。世交也。而兼戚誼。故猶能述其乃祖乃父之遺行。乃祖仲翰公。工書類香光。兼山水在廉州蓬心之間。而尤精盧扁術。貧不計金。活人至夥。邇異今之所謂名醫也。其父揆一君。承家學世其業。幾有跨龍養。然未中壽即逝。而碧波猶在青得竹馬時焉。顧其賢母。數養迄成人。故碧波之藝品力學。秉母教也。碧波之能文孝友。承先德也。雖然以碧波之才之學。豈斤斤以文字傳者哉。乘槎探海。勒銘燕然。意中事也。願卽以文論。亦已氣壯龍川。妙賅狐史。窺秘辛之奧。攝西青之華。睥睨當世。顏顏前賢矣。然則斯集也。亦留其迹而已矣。書來索序。爰蓬予所見疏之。

中華民國十有八年沐佛日求物治齋主人黃太玄時同客海上

沈序

徐子碧波。集其平昔所作筆記小說爲一觀。命之曰流水集。付梓有日。以書抵余。欲得一言爲之序。故人之不忠其舊也若此。默爾置之可乎。軌。徐子吳之舊士也。工於爲文。其爲小說。餘事而已。然歷觀其所作。獅子搏兔。咸用全力。故旨深而旨顯。沛然有餘裕。如行雲流水之不可究極也。往者申報自由談。恆載君作。識者觀載識之。夫小說之體製。與筆記異。小說重描寫。筆記尙記載。今徐子以記載雅爾之筆。而縛以描寫精刻之義。所謂裁天孫之錦而爲裳。宜乎其焯然自異於恆凡耳。余於小說。錦好聞懸翠南翁。世有稱其以古文入小說者。不知林氏心手之間。觀泳停蓄。如泉注瀉。故落筆動合前人軌列。此正其爲學得力與。非有意矜持。以自沽其古文也。今徐子諸作。造語用筆。往往以林氏翁法。是豈末學爾受若。所能辦乎。余不親文字者數年。

矣。於小說家書。不唯不作。且亦不識。而發子之梓其書。亦皆作時所作。且謂自是以後。將不復爲此。莊集之行。特以留爲後永而已。嗚呼文字無靈。士猶以是強爲。發子世。固已知其不可。以發子之才。出而振筆。何花而不可以自見。讀者余之博觀。拙訥。自放于頹情也哉。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沈昌鍾序

周序

十稔以前。申報主者。以自由談藝事相屬。一時同文。各出其燕許手筆。匡我不逮。舊友朱子雲羅。以所草條約來。屬爲刊布。愚觀其文。如美女簪花。姚冶可愛。既布之報端。讀者爭相傳誦。稱譽備至。因丐其續稿爲之。前於凡數十篇。皆絕世妙文也。今朱子墓草宿矣。每讀其文。輒爲腹痛。蓋與聽山陽之笛。過黃公之墳。有同感焉。同里徐子碧篋。心折朱子者最深。因繼起作筆記。目追心摹。居然神似。亦由愚數

數爲之刊布。其爲人傳誦。得人稱譽。以視朱子。正無多讓。積之既久。所獲亦多。茲以徐子許身銀幕事業。不復治此。爰發篋出其舊稿。彙爲一編。用志紀念。顏之曰流水集。觀其行文之流利。流如流水行雲。無少積滯。而他日出版以後。不脛走天下。亦正如流水湯湯無遠弗届也。是爲序。

共和十八年六月周瘦鵠序於紫羅園

程序

吾國先哲有言。文以載道。斯語也。望之儼然。叩之玄然。殊不足以定文學之界說。然揣古哲之意。殆欲尊崇文質。示人以文章之高貴重絕。不能狎玩而褻視也。不知此不特不足爲文重。而拘於一觀。反以墮文之真價。蓋道可由文以明。而文初不必見囿于載道之資。固彰彰也。觀夫劉勰撰文心雕龍。謂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又儼雕琢性情。組織辭令。則知文章疆域。原至廣漠。而文之爲文。固尙有傳情誌感之功用。

也。英詩人及文學批評家韓德（James H. L. Hunt）亦言文學之條件。有情感想像風格三端。而尤側重于情感。以情感爲文學之靈魂。無情感則不而名之爲文學。是以吾人披一卷。讀一文。但視其所含之情感質量若何。即可知其是否有文學價值。及其價值之高下矣。吾友徐子碧波。一感情豐滿之文學家也。其所爲筆記小說。每多哀感頑艷。悽惻纏綿。讀之輒不禁心弦爲之顫動。而往復低無不能自己。則其父固絕妙之文學作品也。頃徐子選其所作。刊爲專集。顏曰流水。綺情綿綿。柔波渺無。吾知讀其文者。當有同感。若必欲以載道之跋。以而徐子之文。則非吾所敢知矣。

民國十八年春暮程小青識于吳門蘭廬

顧序

憶碧波自遂遂於銀光出波之間者有年。臃臃與居。執掌爲使。于每往訪之。輒見有客盈室。電鈴丁丁然。君跋來報往。恆苦不給。而其言動。復不越乎電影範圍之外。謂讀

然實類老於市廛之賈者。退籌自思。若殆將以此自給。或編意於文字矣。誠哉處此羣倫翬張之季。若乃折腰編齒。思以文字媚世。亦毋乃饋歟。將輩中如禹璽蘇劍諸子。往者非皆文壇驕子歟。而今則秋風落葉。其寂也久矣。斯固環境之足以移人。而亦潮流所有以限之耳。雖然嘗考自林譯說部。風行以還。揣摩者日衆。一時咸爲風尚。而銀簫舊主朱簫編。尤爲此中巨擘。碧波簡私淑銀簫舊主者。人且以朱簫稱之。其爲文也。空靈清秀。詞簡而意長。散見於報章雜誌者良夥。苟輟而存之。殊足以代表一時代之作風。韶資後來者之編摩。予以爲碧波方汲汲于電影。未必有意於斯。適者君忽韶我。將彙集舊作。付之剞劂。並謂今而後。將焚其筆硯。不復事齊門鼓瑟之思。成此一編。不過爲生命史中。留一鴻雪而已。始恍然君固未嘗忘情於文字。特其所以晦者。亦不得已耳。予成其言之簫編。而喜其心血灌溉之文章。得以長葆光澤而弗替。用敢賂贊數言。爲好讀君文者告焉。

姚序

余與藉波訂交。歲在昭獨大淵集。距今近十年矣。是時江淮南北晏集不見兵革。碧波等十餘同儕。合組星社於吳門。絃誦歌呼。無間風雨。韋氣森飈衝絕四海。曾幾何時。世變驟殷。干戈藉眼。萬方多流。舊侶星散。余亦塵海飄零。空悼冉冉其將老也。回溯碧波。負經世大志。弱冠已蔚有壇坫重名。吾鄉之士。敦槃恐後。欽其具奮門積神。而又謙恭知禮。余獨念之子篇於風義。不佞然諾。獨任安朱穆之儔。試覘其束脩章布。藉膏滿家。彈琴環堵之居。到門萬里之家。古所稱卓然骨藉大獨。巍然公輔之器。庶幾近之。嗚呼。何以碧波至今。未能乘時登用。爲世羽儀。十年砥獨之功。仍僅藉茲區區。洩所蓄積。與俗爭衡。是誰之咎。不禁爲之擲筆三歎。

己巳初夏常熱姚民哀

鄭序

徐君碧波。吾黨健者。勤於著述。又善摹銀簫生之文。而得其神髓。曩曾有記事之作。都數十百篇。縣邇徘徊。有美人芳草之遺緒。吾黨諸子。無不愛誦之。顧晚近以還。君供職電影界。藻鑑明星。商榷銀幕。此事遂廢。欲讀其灑雪霏玉之文章。不可得矣。一昨承君招飲於紅雨樓。獲見其叢殘舊稿。迺縱臾之以付棗梨。並爲校勘一過。無以爲名。君思索有頃。曰盍名之爲「流水」。夫水本天地間之至文也。巨派洪瀾。文之大者。曲流清漪。文之小者。齊書張融傳。瀾文復動。魏書袁翻傳。日殘水以成文。續述征記。睢渙二水。波若五色有文章。文之與水。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宜乎徐君之有斯名矣。發刊有日。爲寫數言。以弁端。浴佛日鄭逸梅序于紙帳銅瓶室

吳序

吳中山明水媚。爲人物秀逸之邦。吾友徐君碧波。生長錦繡之區。山川靈秀所鍾。宜其才思橫溢也。君爲人溫文爾雅。和藹可親。工書。能文章。所爲小說家言。含英咀

華。清麗絕俗。文采瀟灑如其人。日者。君歸予。謂將集其說時得意之作。而有「流水」之刊。并屬予爲序。因念君比年以來。方努力於電影事業。不復有緒餘。著作小說。然則流水之刊。但欲藉以紀念其一時代之成蹊歟。夫吾人爲文。信筆所之。初弗求其工。然構思描寫之苦。如欲嘔出心血。行間字裏。斑斑皆血痕也。以君昔日。小說家時代之勞苦生活。心血結晶。固應刊行於世。而永永紀念之也。吾知君刊行「流水」之旨趣。如是而已。然是書著作。頗有文學意味。當爲高十所欣賞。而自能名傳不朽焉。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吳興與明霞序於滬上

高序

老友碧波。三吳有名文士也。所作筆記。更爲旖旎蘊藉。說編悽惻。刊之報章雜誌。傳誦一時。實則言爲心聲。縷衣花魂。大可猜尋。五年前。不佞與碧波共事。知其正

在情網中討生活。故每執筆爲文。似佈甜蜜於談池筆端間。近年來君因從事于電影界。職務殷繁。以致執筆鮮暇。然讀者渴望其文。不減當年。今君出其舊著筆記四十彙。彙刊專集。名之曰「流水」。殺青以哉。洛陽紙貴可難見也。付刊之日。綴敘及余。惟余不文。拉雜作爲腐廓之談。若刊篇首。必有佛頭着簪之誚。余以爲棄去爲宜。老友之意云何哉。

民國十八年首夏高亞魂書於怡情軒南窗

流水集目次

1 春喜記

2 野哭記

3 聞琴記

4 香噓記

5 客病記

6 荒宴記

7 夢盡記

8 征塵記

9 避難記

10 門巧記

11 賽鬼記

12 餐英記

13 爭春記

14 屏月記

15 夏臨記

16 難履記

17 酸化記

18 船唇記

19 車腹記

20 箕靈記

澆水集 目次

二

21 嚙夢記

22 燈影記

23 郊行記

24 影趣記

25 衡巒記

26 坎壈記

27 芳鄰記

28 泣巧記

29 促離記

30 偷吻記

31 車塵記

32 還珠記

33 聯珠記

34 探珠記

35 菊瘦記

36 繪紅記

37 泣靈記

38 送春記

39 心篆記

40 慘藕記

春暮記

(癸亥)

由近寒之天。而遞降及於好春時節。春光亦不能久駐。飄然引去。雖鳴瘖殘鶯之聲。亦弗能喚其歸來。落花片片。載流水逝去。楊柳絲絲。迎風搖曳。呈黯然可憐顏色。蓋酷日將至。爲此淒厲景象亦宜。厥狀彷彿垂亡之國。弱肉將被食于強暴。於是人各露其恐怖之色以示警惕。我記春去也。乃竟妄談及國勢。書生狂言。例當罰飲墨汁三升。我懼染黑我心。亟迴筆仍涉於春暮之題。春既老去。我筆亦隨之而老。描景狀物。亦莫不覺其枯澀。對四壁之怒綠。惟發怔作癡想。初不能寫造化循環之態。譬春雖老去。至明年卽當復至。人而人於盡境。詎有回童之望。是故世上惟爲人最乏味。人又復不悟。孜孜爲名利作奴隸。追臨死之頃。方悔卒生未享清遐之福。亦已晚矣。卽歸名者。亦祇博得他日今者之我。過墓門而指曰。此某名人也。然則於塚中枯骨。固何裨哉。是以春老未足惜。人老斯可哀耳。了紅生既參透此玄奧神秘之妙理。而宣告

於同類。同類有領悟者乎。悟者請舉手。我知巨靈之掌。鮮有向空而舞者。噫芸芸衆生。已悉墮入五濁網中。冒擊如被縛之綿羊。綿羊安有排脫之力哉。生既不能得羣氓贊同。遂孤行其是。蹣蹣獨行荒山中。覺大圓在上。展其笑靨。似嘲人之爲底事忙者。俯瞰江河。一若流其滾滾痛淚。以弔人經營之無謂。飛鳥翱翔長空。反覺活潑自由。然苟爲圖食而墮入羅網中者。則籠閉而餉以珍饈。猶人之爲生活而蹈入世網之中。自由被褫。非至死不能跳出此誘陷之阱。舉一反三。凡爲此不可思議世界之生物者。亦莫不如斯。了紅生涉想至是。不禁嗤然而笑。張兩臂作旋風舞。枝頭綠葉受震。簌簌下落。墮入其襟際。斯時生之靈台。復着泥滓。忽湧現一花顏笑倩之容。燭然展其肆渴。生立甯其神。私誓曰。上帝赦予。孽境奈何又臨我身。然襟上淚潮之痕。亦正與綠葉下墜之狀相同。

野哭記

(壬戌)

我體弱。耳中常作亂鐘鳴。值新年鉦鼓之聲又競響。騰入腦海。益嘈嘈如蟬噪。音浪曳長。直欲裂我靈府。用是思遐跡荒山以辟之。顧爲生計所掣。祇得拚茲孱軀。以與外魔戰。戰弗勝。且往僻郊小住。俾避羣氛。彈指來此已三日矣。目所接皆村鄙之夫。第別具一種率真之氣。非若城市中人。常以僞相示人者。鄉中固無樂。耳所聞者。除天然音韻外。尙有盧雉之聲。攢入聽官。亦至喧聒。蓋斯卽鄉人所以新年娛樂之道。偉哉博。雖此均陬之壤。亦能成市。我無聊。爰跨小橋而東。矜一清淺之溪側。見山澗所潄。潺潺而流。經石卵能迴旋成小渦。至是又復涉想及伊人之雙回。當渠燭然微笑。頃。正與此絕類。我乃凝視不瞬。意爲少待移時。伊必冉冉而出。斯際苟無一鷗鷖踏破此小渦者。當癡絕。顧乃深恨此稚鷗。蹂碎我傾愛之微波。必欲得之以甘心。逐之急。其行益疾。且引其纖吭而伸攢。鴨主人聞聲出。見其小寶之受窘。亟撫之。

以歸。行時且努我以目。見我服裝弗類賊。是故未敢以老拳加我身。我知渠心中。必異此怪客之行崎也。信步所至。見野田之芳草菜花。咸蓬勃有生意。良以斯地邇熱帶。復經雷鼓之頻催。所以盎然盡春氣矣。四圍嫩綠新張。雖未能幕成翠幄。對之亦足抒人蘊鬱。設能吐納其間。則清澄之空氣。必可充滿肺腑。倘有患肺病者。來斯休養。應不崇朝而告瘳。特我之病源在心。戾此無當也。雖然。我脫能長年居是。清心靜攝。不雜一絲慮者。亦必能祛此痼疾。但我即能力排綺障以出。而世網又復罥之。勞瘁集身。乃無擺脫之會。嗟乎。休養二字。實我無福消受也。且思且行。已越田塍十數。覺疲憊甚。遂憩於一避雨亭中。俛首作遐想。意我躬何乃一弱至是。若再一任斷喪。則死期亦正弗遠。第死爲人生所欠。終有償之日。故我初不少畏。特我今茲什肩綦重。我死而後。誰復代爲負責。思至此。不禁泫然效兒女之泣。我雖弱蟲。從不肯無端稍流我淚。顧今日之哭。乃爲百感所射。以致心房間。發出一縷特殊之酸氣。